

仰韶考古新故事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以“深化仰韶文化研究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主题的首届仰韶论坛在三门峡市举行。在此次论坛上,来自全国的20多位考古专家学者通过主会场结合线上直播方式,交流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研究新认识。

聚焦考古新发现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的仰韶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仰韶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指出,仰韶文化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对其文明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是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的关键。

目前,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正在进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世伟介绍,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于2020年8月启动,发现遗迹丰富,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包括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和龙山早期、晚期。在遗址南部发现一座仰韶文化大型房屋建筑,在中部发现四条大型人工壕沟,同时围绕仰韶村遗址进行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等多学科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认识。

与此同时,在河南灵宝北平阳遗址,考古工作仍在进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表



▲四瓣式花纹彩陶罐

仰韶文化博物馆藏

示,灵宝铸鼎原联合考古队共取得发现仰韶文化房址7座、壕沟2条等重要收获。

据了解,该遗址已发掘的仰韶中期房址跨遗址北部和中南部,分深穴和半地穴式两种。发现一座大型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址,是该遗址现已发现的最大房址。在遗址偏南部勘探发现3条东西向壕沟,很可能仰韶中期聚落南部有二重或三重壕沟,初步显示北平阳较之西坡聚落具有更强的防御能力。

在河南南阳黄山遗址仰韶文化考古过程中,共出土数以千计的仰韶、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与对外交流室主任、研究员马俊才介绍,在发掘过

程中,仰韶中晚期,地面圆形粮仓群密集出现,在同一层面,面积50平方米的粮仓就有5座。码头清理约1/3,在岸上发现丰富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建筑遗迹。

在河南宜阳苏羊遗址,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了人工环境、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聚落功能区划分情况。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赵晓军介绍,目前共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发现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遗迹,其中以仰韶时期为主。从出土遗物看,苏羊遗址存续时间从仰韶早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稳定,文化谱系一脉相承,且含有大溪、屈家岭、红

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国考古学进入“黄金时代”

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广阔,东至豫东平原,西至青海、甘肃,南达汉水流域,北至内蒙古草原。深入研究仰韶时代文化面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仰韶时代各个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具有独特位置。仰韶遗址发掘已经走过百年,正在迈向考古学新的百年征程,中国考古学进入到“黄金时代”。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馆员邵晶介绍,在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有一处仰韶晚期环境和墓地,环境残留约半,壕内面积约20万平方米,西南部发现缺口,应为门址;成人墓地位于环境西段外,随葬品以笄形骨器为主。可以说,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出土位置明确、埋藏背景清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段天瑞介绍,在山西运城发现的师村遗址,是仰韶早期聚落遗存,填补了运城盆地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遗存的演化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为进一步探索手工业生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了解,山西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山西仰韶文化在建筑、桑蚕、彩陶艺术等方面取得的灿烂成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王晚毅介绍,从仰韶文化独具特色花瓣纹彩陶和遼及山西南北五边形房址角度,诠释了山西在联系北方与中原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在夏县师村揭露了一处仰韶早期大型聚落环境,离石德岗呈现了晋西高原山地聚落的基本形态。

在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9座夯土台基及环境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数千平方米的中轴对称、布局严整的宫城,5000年前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夯土墙宫殿式建筑。还发现大量制作水平很高的白陶、黑陶等器物和大量的碳化水稻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表示,南佐都邑性中心聚落的发现,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仰韶文化陶片

血许苍生泪许卿 李大钊与赵纫兰的爱情故事

黄黎

革命者,不仅有崇高的信仰,更有高尚的爱情。

革命年代的爱情,不是彼此执手凝望,而是并肩守护同一个理想和远方。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中,他们诠释了爱情最美的模样:天各一方,却始终风雨同舟、忠贞不渝;带着爱人的殷殷嘱托,英勇赴义,甚至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为革命和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吐露真情,上演刑场上的婚礼。



▲李大钊与赵纫兰

1927年4月,李大钊从被捕到被绞杀,一共经历22天,这期间,李大钊三易其稿,在《狱中自述》中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两次深情回忆妻子赵纫兰支持自己革命的事迹。

“在永平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業。”

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是包办婚姻。1884年,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户富裕人家,赵家三女出生,取名“纫兰”。

纫兰幼时,父亲为她订下一门亲

事,对方是小她五岁的李大钊。李大钊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也在他懵懂无知的年龄撒手人寰。李家上下只有祖孙三人,家中急需有人掌舵。于是,在1899年,16岁的赵纫兰嫁入李家,10岁的李大钊喊纫兰为“姐”,而纫兰则呼他的乳名“憨坨”。

在求学过程中,李大钊接触到了前所未见的先进思想。赵纫兰没有接受过教育,并不理解丈夫口中的“国家存亡”和那些复杂的“主义”,但她知道丈夫是在做一番大事业,自己要做好坚实的“大后方”。

李大钊牺牲当天,妻儿被释放回家。第二天清晨,从报上得知李大钊

被绞杀的消息时,赵纫兰顿时昏过去。因平时仗义疏财,李大钊去世后家中仅有1块大洋。幸有梁漱溟、蒋梦麟等友人相助,集资购置棺木,才将李大钊的遗体装殓入棺,停厝于妙光阁佛寺,这一放就是6年。

1933年4月,被北洋军阀赶回老

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河北乐亭返回北京。蒋梦麟、沈尹默等昔日北大同事纷纷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一个多月之后,了却心愿的赵纫兰在悲痛、操劳和思念中随丈夫而去,两人长眠在北京西山脚下。

1936年6月,赵纫兰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在万安公墓中修建,赵纫兰墓碑上的铭文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赵纫兰同志”,无疑是对这位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与评价。在这段革命年代最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里,有福祸相依的相知,有荣辱与共的相守,还有彼此珍惜的相望。而李大钊高举的旗帜,更是为他与赵纫兰的爱情增添了一抹革命的底色。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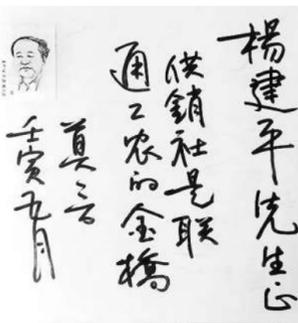


▲李大钊《狱中自述》第二稿



我与《莫言墨言》

杨建平



杨建平所绘藏书票

莫言早年家贫,赶上特殊年代,没有怎么正经读过书。

参军入伍,他本来是要当“上马击胡”的战斗英雄,不料,文才竟然早早“冒尖”,从此走上文学之路,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莫言本来是写小说获得大奖,结果他给我签名的几本书,我最喜欢的一,却是一本书法兼打油诗的书《莫言墨言》。

展卷阅览,惊喜不断,直呼:莫言这个人,好玩!

书里收录的都是莫言自己的墨迹,所书写的內容,有的是古人诗句、有的是人生格言,更多的是他自己所创作的打油诗。许多诗句“俗中见雅”、亦庄亦谐,让人读来会心一笑、受到启发、了“悟”情趣。

其中,有一幅字写的是“李白醉酒诗百篇,老莫醉酒睡三天。不怨当今酒不好,只怪酒量不过关。”行书字,写得醉态淋漓;打油诗,写得幽默风趣。

还有,“为文要营孤独境,赏梅须持寂寞心。紫陌红尘热闹处,哪有几个素净人。”字就变得金钩铁划,

诗也显得清雅孤傲。莫言在书中写道:对于写打油诗,我过去是闹着玩的,今后应当成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认真地写,诚恳地写,打油也要卖力气,争取能打出几滴“香油”来。

书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与杨振宁的一段趣事。莫言写道:“2012年我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他们请杨振宁先生作我的推荐人。杨先生是科学巨擘,社会名流,能请他上台,实属不易。我涂鸦了一副对联赠他,联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离子之微。”后来又遇到杨先生,他说:莫言,你送我的那幅字,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

两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大人物之间的一段文墨佳话,颇有风雅之色。

对于书法,我就是看个热闹,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莫言的字,功底不老道,倒是很有点灵性和才气,特别是和他那些打油诗搭配,很有“莫氏风格”。

书中有不少作品是“左书”。左手也能写成那样,比我右手写得好,我不能不佩服他。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傅抱石”领衔嘉德拍卖



▲高山仰止 傅抱石 作

本报讯(记者 付裕)日前,备受瞩目的中国嘉德“大观——中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杜甫采药图》,画面中,杜甫左手拈须,右手持采药镰刀和竹篓,衣纹线条挺劲流畅,面部刻画生动,有淡然自得之貌。

绘者为清代画家王树穀,字庶菴,号无我,鹿公、慈竹君等,浙江杭州人,尤为擅绘人物。

▶杜甫采药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杜甫采药图

